

百

葉

未紹讀者





前記

這本詩集是按年編排的，整整的五個年頭（1927—1931）僅留下七十首短詩。像這些畸形的文字，本不敢拿來問世，但朋友們諄諄勸我把它付印，藉此可留一點青春時代的熱情紀念；所以，我竟讓它帶着幼稚的冠冕與世人相見了。

時光似水，生命的綠葉飄飄的落個不停，我的青春已經無聲的消逝僅留下一些詩篇，給我清夜獨唱，過去的回憶在腦中盪漾，好像我的青春已經復活！

我相信，這是我真率情緒的表現；雖不能表示時代的精神，也可說我的人格和個性的反映；李金髮先生有言，「什麼人向光明走去的，終必達到光明之境」！我常以此語自勵。

這些詩篇，大半刊載近三四年來的國民全民中山等各日報副刊或各雜誌中，彙集不易，幸朋友們幫我搜集，這，是我非常感激的。

封面係宏雷君作，誌謝。

——紹謨白·

序

紹謨君是我主編星光晚報時所認識的朋友，他給予我的幫助很多，百葉集中，有一部分便是那時在星光所發表的作品。

紹謨是一個純潔，勇敢而肯努力的青年，他的詩也如他的人一樣。他在百葉集中第一首詩上說，「朋友，正好我們尙是年青，生命的綠葉不曾飄飄落盡。」這正是表現他一種積極的精神；因為他有了這種精神，便有這樣有光有力有熱的結晶出來。

似乎，我是一個還夠不上談詩的人，尤其是目前一般新詩；不過，我覺得紹謨的詩，有兩種要素，一種是青春熱血的澎湃，一種是人生幻滅的悲哀，現在的青年，大多正是徘徊在這兩種矛盾心理上面，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

記得有一天下午，在星光編輯室中，我曾笑着對紹謨說：「現在中國是整個的沒有辦法，我們還是各人朝各人應努力的方面去努力，你喜歡做詩，我就祝你將來成個詩人吧！」這是一九三〇年初春時候的話，時光荏苒，忽忽又是一年多了。

二月十四日，深宵。

宋曼君寫



目 次

前記

著者近像

1・青髮

青髮	1
天馬山上	2
戰士	4
吶喊	5
血和肉的飛迸	6
歌	8
離長沙	9
長殞	11
深巷的哀歌	12
壯士的光榮	13
過愛晚亭	15
訴	16

2・烟雨中

烟雨中	17
凋殘了的薔薇	18
別前	19

酒後	20
深巷中	21
夢心	22
夜飲	24
復仇	25
別離之前	26
3 · 幻 滅	
幻滅	28
暮	30
短曲	31
力的追求者	32
天心閣上	34
入葬	35
愁	37
道上	38
上海道上的血雨	39
義舉	41
古閣之前	43
夜影之下	44
送還甲行	46

朦朧微雨中	51
甦	53
歌哀	55
灰色的悲哀	56
隔河	57
爲隣女而歌	59
致謝	63
一個漁夫的故事	64
最後的一滴	69
4. 輕 夢	
輕夢	72
空瓶	73
有一座墳墓	74
殘骸	75
獻致	78
夜歌	83
舊夢	84
曙	86
在酒樓上	88
我從峯上歸來	90

末運	92
沉默	93
醉裏	94
玫瑰色的歸程	96
別歌	97
葬鐘	99

5. 晚風前

晚風前	100
葡萄酒	101
花影	102
迎春	103
婚歌	104
瓊瓔曲	105
玉蘭花一朵	107
薄暮的哀歌	108
晚步	110
飄泊者的歌	112
清晨的江上	114



宋 謙 照 像

青 髮

黃昏的河畔已是寂靜無聲，
將我的苦惱與哀愁付與流水，
過去的回憶只能使我悲傷，
我的朝氣與明晨的日光共起！

朋友，正好我們尙是年青，
生命的綠葉不曾飄飄落盡，
撫着青髮唇上露出絲絲淺笑，
好景能改移我苦悶的心情。

新的努力從此要開始，
永遠呀也再不會停止！

天馬山上

二十年重九日，偕友人宛齋君，登瀾城附近之
天馬山，筆立展望，心有所觸，嘯風放歌，歌曰：

不要辜負了秋光時節，
大家努力呀不要停歇；
山巔已在不遠的前面，
看啊，這滿山的紅葉！

陽光照着這一座古城，
大地好像鋪滿了黃金，
筆立山頭，展目遙望，
遙望東北關外的烟雲！

關外烽火正濃燄萬丈，
錦繡的祖國快要沉淪，
沉淪在日人的砲火中；
東北民衆正飲泣吞聲，
接受日人空前的蹂躪，

我領土插遍異國旌旗，
再演血肉橫飛的慘劇，
中國人未死盡其速起！

我站在山頭狂聲吶喊，
「兄弟們，起來呵——
抵抗那暴日的橫蠻」！

——1931，10，18。

戰 士

壯士不宜老死於家鄉，
死呵，死在戰場上！
丈夫決不苟延偷生，
加入爭光明的戰爭，
犧牲了又有什麼要緊！

幸福的花朵也要血澆，
革命的武器就是犧牲，
這時候是需要我們的熱血，
把黑暗時代淹滅，
新時代才會誕生！

——1931，8，30；在平江。

吶 喊

我們實在不可再容忍，
起來呵，國人！
斑斕的猛虎踞立牀邊，
這時候我們不能酣睡了。

看滿地模糊的血肉，
聽民衆悲慘的哭聲，
被殺的華人——
是否黃帝之子孫？

我們實在不可再容忍，
起來呵，國人！
大家挽救祖國的沉淪，
因為中國人還沒有死盡！

——1931，9，25，

聞日寇在遼寧暴行感作。

血 和 肉 的 飛 迸

◀準備着偉大的流血呀！▶

遼遠的東北堆滿了兄弟們的死屍，
鮮紅的火燄燃遍了那繁華的都市；
血和肉的飛迸淚水變成大河長流，
是弱者的悲哀承受這無上的羞辱！
看滾滾的血腥的狂風已捲成巨浪，
牠吹遍了東北又吹到了山海關上；
這些勞苦羣衆沉淪在日獸砲火裏，
看關上的城樓高懸着敵人的大旗。

公理和鎮靜不能保護無辜的生靈！
大城市大工廠和翠綠沉沉的生靈，
中國人的生命和財產炸彈和鎗砲，
都不抗抵的全數的捧着交給別人！
看武裝的日兵在搶劫在得意歡笑，
兄弟們的妻女供日人任情的擁抱；
是命運註定大家爬上死亡的長途？
把我們的血和肉當作日獸的酒肴。

兄弟們不用喟歎不用流淚與哀號！
大家站起緊緊握住着長銃和太刀！
中國人生命不是任人屠殺的羊羣，
拿出偉大的力量決定自己的命運！
兄弟們切不要忽略了這一個時辰！
走上前去呀爲民族爲國家爭光榮！
鏹落暴日砍斷太陽旗消滅太和魂！
準備偉大的流血呀加入這個戰爭！

——1931，12，12晚。

歌

——遙寄裕非兄

酒已經冷了？
不能騰熱我的心情，
靜寂中
默想過去的憧憬！

容發，
暫別了——
我已經走上戰場，
創造新的生命！

——1931年元旦日，在古港。

離 長 沙

我的行裝都準備好了，
蠟燭已燃燼天尚未曉，
等到天明時我將就道，
長沙呵，暫別了！

外面流浪不少的年頭，
年年呵都是這樣奔走，
冬天蕉溪嶺上的積雪，
計算着我離家的年月；
軍人生活實在太苦辛，
戰場正好創造新生命！
但我日趨蒼白的頹唐，
青年人應當有新希望。

快要離別了我的友人，
我臨走沒有向你辭行；
丈夫離別用不着悲傷，
你鼓勵我勇敢到前方；

我們且緊緊握住着手，
趁這時我還不曾遠走；
舉起酒杯來痛飲一場，
酒醉了大家歡呼歌唱。

長沙呵，暫別了！
等到天明時我將就道；
蠟燭已燃燼天尚未曉，
我的行裝已準備好了！

——1931.9.23；

臨行之前。

長 殞

——哭徐志摩

淒風苦雨的夜裏吹熄了燈光，
鬚髯是詩人的精靈已經來臨：
他捧着他的幾卷不朽的詩章，
時代的靈魂走進了他的歌唱！

他的態度是多麼的誠懇，
他的思想是多麼的超人，
聽流水在嗚咽——
昨夜有彗明星向西方長殞！

是白霧迷濛的早晨，
在開山之旁詩人墜死！
僅留下不少的遺著在人間，
有如月亮射出白的鉛華，
詩人啊！你真不死，不死！

——1931，11，27。

深巷的哀歌

深巷裏仍然照着斜陽，
和去年情景一個模樣；
 呵，傍晚——
屋角旁面還有幾縷輕煙盤桓。

自從你那時候離開我，
我一天天向墳墓走近；
 呵，好人——
祇有你能延駐我青春的生命。

牆畔的梅花正在芳香，
你的蹤影再不回故鄉；
 呵，好人——
過去的歡樂化成今日的悲傷。

希望的鮮花也從此枯黃，且
將我熱情的相思深深埋葬！

壯士的光榮

——勦二十八軍前方將士

灰色的影子在輕微顫動，
蒼白清晨已是寂靜無聲，
壯士們已經走上了前綫，
他們不怕什麼流血犧牲，
爲拯救多數民衆的生命，
晨曦照臨風飄蕩的戰旌。

呵，壯士的光榮！

壯士們離開和愛的故鄉，
經叢山峻嶺呵到戰場上，
他們風餐露宿歷盡苦辛，
槍林彈雨中也百戰百勝，
無論什麼辛苦也不辭勞，
嚴寒冬天爬過高的雪嶺。

呵，壯士的光榮！

壯士們也有雪亮的利劍，

殺那叛黨逆賊賣國奸人，
殺那慘殺民衆們的赤匪，
大家矢勤矢勇一德一心，
從水火中救出被難民衆，
叛逆赤匪務須消滅淨盡。

呵，壯士的光榮！

現在呵正是最後的時辰，
叛逆消滅赤匪掙扎不停，
壯士們抽下你們的利刃，
赤匪存在我們沒有生命。
殺呀殺呀前進前進前進，
爲公理正義和平而戰爭。

呵，壯士的光榮！

——1931，四月初間；

于文家市。

過愛晚亭

三月十五日，與友人曼君，格非，蔓茹遊嶽麓山，
過愛晚亭，放歌。——
我不相信我的青春已死去，
要跟着亭畔的綠草復活，
吾友——
默默的對坐，
我們爲着青春高歌。

昨日的已死去了今日再生，
在這裏創造我們新生命，
吾友——
聽溪邊泉聲，
像活潑的孩子跳動！

訴

請你莫再撥動我的心弦呀，姑娘！
我爲愛情已經受了莫大的創傷，
讓我永恆的伴着寂寞度過一生，
這寶貴的光陰逝去了不再追尋，
自從生命的紅花朵朵枯死，
青春的微笑再也不上了嘴唇；
我長伴着日落的黃昏，
輕輕的挨過這傍晚的辰光。

請你莫再撥動我的心弦呀，姑娘！
綠色的希望化成了絲絲的悲傷，
狂熱的心胸已投入深深的冰窖，
爐火的殘光照着我永遠的絕望，
我已經離開了生命的舞場，
幻想補不了我過去的遺憾；
苦酒呀這般淒澀苦辛，
請給還我我那安靜的心瓶！

烟 雨 中

啊 不斷的雨
簷前 不斷的點滴

白烟罩住了這古城
 這高樓
 這黃昏
城南的道上沒有人往來
陣陣的凄風斷續的悲哀

滿城的荒涼
遠近的朦朧
一切 都在
—— 模糊 —— 憧憬

簷前 不斷的點滴
啊 不斷的雨

凋殘了的薔薇

剩下這一朵凋殘了的薔薇，
朱紅的嘴唇已被東風帶去；
今朝呵，對我蒼白的微笑，
她快樂的青春已經失掉了！

少年的熱情已變成灰燼，
過去的回憶已化成幻夢；
金色的古瓶沒有了青枝，
使我永恆傷感永恆追憶！

淚水不是那零零的白露，
幻想遮不住苦痛與哀愁；
美麗的希望化作了輕煙，
沉默的月亮放慘死銀光。

看呵，薔薇已是朵朵凋亡，
閃着莊麗的生命的後光！

別 前

暫時的離別你毋容悲傷，
燕子來時我可再回故鄉，
那時我重來；啊，你！
你定能和從前一樣的風光。

我倆的同情永在心中交響，
幻夢裏有我們的幸福深藏；
我的好人兒；啊，你！
永遠抱着着珍貴的春光。

看月華灑溢了莽莽平原，
高山如那千年的古佛像；
虔誠祈禱吧；啊，你！
靜寂無聲望前途的渺茫！

我將離開我的故鄉，
孤獨的走上這渺茫的道上……………

酒 後

這兒已是深夜時分，
街頭上沒有了行人；
我離開酒店——
帶着醉意幾分！

屋角的街燈半明，
照着我黑的長影；
我十分追悔——
不該如此痛飲！

用酒掩埋我的傷心，
誰知醒後使我更加悲痛！

——1930，8，2；於湘潭。

深 巷 中

蒼白的月影顫動於夜陰；
微風輕輕的吹到了園林；
女人嘯，我們任情的擁抱，
趁着祇有蟲兒蟋蟀在長鳴；
深黑的古巷裏沒有行人！

森嚴深巷是聖靈的宮殿；
籠罩了我們合抱的靈魂；
女人嘯，你不必過於哀冥，
你還有楓葉般朱紅的嘴唇，
你還有褪色玫瑰的青春！

銀光的眼淚盡情的長流，
流不盡我們苦惱與哀愁；
女人嘯，不惜垂熄的燭火，
片時歡樂化作哀愁的葉落，
我永遠在夜的深巷哀歌！

夢 心

太空 罩住了 玄色的雲
蒼白的月影 浮在 夜深
枝頭的宿鳥 靜寂 無聲
森黑 樹影 顫動於 牆陰

白玉的睡蓮 疲萎在 池傍
夢幻的鮮花 閃着 銀光
愛人喲 放下 絲絲的哀愁
快樂 長埋着 夢幻 仙鄉

夢呵 走上了 生命的舞場
也留戀 這 慈愛的春光
愛人喲 莫徘徊 彷徨
熱情的愛 在夢裏 深藏

睡的薔薇 依戀着 夢心
斑斑 星屑 那窺人的眼睛
愛人喲 在這軟軟的夜色中

追尋 追尋 人間的好夢

——1930，3，22。

夜 飲

舉起這渾紅的酒醇，
向喉中杯杯的傾送；
我們却不感到一點淒涼，
朋友，且喝個罇空酒盡！

莫管窗外的落葉飄零，
莫管檐前的鐵馬丁丁，
朋友呵，開懷痛飲！
趁着這瓊漿還在微溫。

冷風吹過不停，我有酒
可保持我們的溫存；
一罇，一罇，一罇的飲盡，
這罇生命的酒精！

復 仇

——爲紀念五三慘案作

這骸骨棄置於路旁，
鮮紅的血痕染遍這河山，
祇有夜鴿在荒廢的寒堡徘徊，
無依的靈魂隨着落葉埋葬！

不忘了沙場上慘怛之死亡，
不忘了城堡旁閃動的血光，
男兒：你有一口明晃的寶劍
應馳聘南北，血戰人間！

高舉起我們的鎗刀，
敵人的鮮血勝於醇漿，
滌去吧我們過去的羞辱，
作最痛快淋漓的復仇！

臉上露着不變色的微笑，
痛飲一杯腥臭的血酒！

——1920年4月30日

別離之前

舉起古銅色的花雕，
勇猛的向喉中傾送；
 啊！我的朋友，
 飲吧，飲吧，
趁着這時我們還是聚首，
喝完吧，這一杯苦酒！

莫說生命的綠葉在飄零，
莫說別離是人生的苦痛；
 啊！我的朋友，
 飲吧，飲吧，
麻醉這容易傷感的神經，
喝完吧，這一杯苦酒！

緊緊的握住了我們的手，
如今你還不會離我遠走；
 啊，我的朋友，
 飲吧，飲吧，

來年相逢又是秋風幾度？

喝完吧，這一杯苦酒！

——1930，3，9。

幻 滅

(一)

寂寥的太空 —— 陰沉
暮雲的氛氳 —— 蒼紅
濃紫的輕烟 —— 重重
紅牆的古寺 —— 深林
甜蜜的幻夢 —— 朦朧
悠揚的敲響 —— 銅鐘

(二)

淡淡的苦惱 —— 愁雲
悲哀的情緒 —— 無盡
愁怨的心胸 —— 哀痛
無言的回憶 —— 逡巡
淒涼的石鼓 —— 無聲
緘默的墓草 —— 長青

(三)

修道的古院 —— 肅靜

馨香的繚繞 —— 輕盈

木魚的聲響 —— 虔誠

寺前的落葉 —— 飄零

幻夢的輕烟 —— 渺茫

懷念的情思 —— 悽愴

—— 1929, 3, 26.

暮

——呵 輕烟飛去了

沒有 浮動的 白紗 罩住村莊

沉死 頹唐的 暮色之下

蒼蒼裏 田野間的閒散的牛羊

——呵 綠色飛去了

村旁 繞着 這無語的白楊

遠山 渺渺的 灰色蒼茫

像默默的 坐着幾只古佛像

——呵 紅霞飛去了

黑的幕布 閃動在 平原之間

靜寂 靜寂的 沒有聲響

微風裏 吹來了這芳潤的稻香

——1929，6，30。

短 曲

——遙寄滬上的選甲

聽那蒼白的鐘聲，
輕輕散佈着荒野道上；
淒清，淒清，淒清，
噯，久別的友人頻來入夢！

朦朧的月影搖動在星空，
朋友，別去吧，這座古城！
古城裏沒有悲哀與憧憬，
沒有，沒有新奇的好夢。

噯，南方；噯，北方，
我，我在江邊凝望，
友人呵，珍重你的髮青，
這時，還沒有到你的黃昏！

——1929，6，30。

力的追求者

深碧的海水掀起了高潮，
無際的汪洋奏着男性的音調；
朵朵白雲把朝陽捧出，
陽光照遍了這茫茫的四字！
這淼淼無涯的海水喲……………
在動，在跳，在笑，在叫，
 一切都在毀滅，
 一切都在創造——
舊世界已被陽光溶化了！

啊，這海邊滾滾的高潮，
啊，這海邊強有力的高潮，
力喲，力喲，這力的舞蹈！
這不中用的陳腐的皮囊，
我們共同把牠推倒！
幸福呵，要大家努力創造，
走上我們的光明的大道，
啊啊，我們的心火在燒，

啊啊，我們的血浪在跳！

酣睡不醒的人們呵，快醒；
我身邊圍住了許多的敵人，
他緊緊的捏住光亮的屠刀，
向着我們作兇猛的獠笑。
兄弟們呵，時候已經到了，
血鐘在響！高潮在跳！
我們漲着無限的悲哀，
我們凝着堅強的決心，
要把凶徒們一齊打倒！

——1929. 6. 18.

天心閣上

——獻王寒靈

說是玄武湖藤影拖在脚邊，
說是很清靜的不曾有輕烟；
 月前我接到你的來信，
 喲，老友，我們已別去三年！

麓山的影子還是一樣憧憬，
迷住了這昏沉如睡の寂城；
 喲，老友，我們握住手吧！
 默想到我們過去的舊夢。

美麗的少女好像花斑毒蛇，
虛無的希望成了空玄幻像，
 我們努力創造將來，
 這時趁着白髮不在頭上。

——1929，10，16。

入 葬

上

啊，今日天氣是這樣，這樣淒迷，
我的心中，含了許多愁悶，憂鬱，
冒寒踐着這靜穆的，靜穆的園中，
這園中，灑遍了這濛濛的細雨。

白色的落花脫離了他的故枝，
隨着風雨紛紛的，紛紛的墜下，
都好像告訴我們說牠是不幸，
我，停步！不忍再在落花上踐踏。

喲，落花，落花，白色的落花，
我不忍踐踏，我不忍踐踏！
他的生命被東風陣陣的吹盡，
於是，牠的殘骸隨春泥腐化。

美的芳容，芳容已經失去，
淡淡的清香，也再不肯留住，

嗚，這青色的，青色的枝條上，
只剩下白的屍體！白的屍體！

下

——啊，好人兒，你別再哭，
你莫問我爲什麼這般的憂鬱，
你莫阻我恐貪涼加重了病恙；
我，我願和落花一樣的歸去！
嗚，落花，春泥裏的落花，
我們永遠守着吧，這樣沉默！

——啊，好人兒，你別再哭，
我毀滅我的憂愁，忘去我的痛苦，
在春泥下，落花掩埋我的屍體！
嗚，落花，落花，落花，落花？
啊，我願隨着落花一樣的歸去！
啊，我願隨着落花一樣的歸去！

愁

飲盡吧 這杯猩紅的酒
放下吧 這枯死的春花
啊 酒中 還有過去的快樂
——沉默的幽夢呀 化成了
無言的 絲絲 哀愁

滿目的 這無涯的衰草
穆靜的 這古寺的銅鐘
啊 酒中 還留下些兒淡影
——褪色的歡欣呀 化成了
灰色的 憧憬 舊夢

緊握着 這古色的金杯
望 墨墨 荒塚 淒涼 紙灰
啊 故鄉 成了殘垣 敗瓦
——無限的追憶呀 化成了
許多的 舊恨 新悲

道 上

淒涼 淒涼 我獨步淒涼的道上
遠遠的雲山隱在灰色的太空之間
渺渺 輕烟 在暮雲裏軟軟顫動
朦朧的月影燃起了我舊日的愁腸

幽夢 憧憬 圍繞着澹淡的燈光
褪色的歡欣呵已逃到了遙遠之方
粒粒 微波 潺潺的流到了荒江
我的心呵也隨着牠在黑暗中交響

村前 村後 這寂立無語的垂楊
銀白的絲絲高高懸在午夜的中央
此方 彼方 都染着蒼渺的荒涼
河邊的屋角也籠罩了玄黃的薄光

黑的長影隨着我零亂的心情彷徨
我獨步淒涼的道上 淒涼 淒涼

上海道上的血雨

——給五卅的死者

別了，惡魔的兇焰，
別要再來蠶食我的邊疆；
你殺人不轉眼的惡魔嘍，
有人指着你是日曷喪！

別了，虛僞的巧笑，
別要再來軟化我的心扉；
你這陰險姦滑的毒蛇嘍，
你明明是那口是心非。

別了，雪亮的鋼刀，
別要再來屠殺我的同胞；
你這無理逞殘的野獸嘍，
殺我同胞如割草。

別了，灰色的輕雲，
上海道上的血雨淋淋；

你這可咒詛的白郎林嘍，
粒粒刺入烈士的赤心。

難道強權可如是的囂張，
公理和正義竟如此淪亡？
朋友，我們大家不用心傷，
血雨滴活死沉變爲勇敢，
努力吧，殺盡，殺盡凶狠，
聽！血鐘在響，血鐘在響！

——1929，4，27。

義 舉

社

義 舉

——為紀念馬日運動作

是強姦了民意，
是磨滅了正義，
鬪黑的雲遮沒光明，
同胞們鎖在牢籠裏。

處處都是荆榛，
邪說滿遍華土；
被欺騙的農工朋友呵，
你們不過替蘇俄做狗！

揮起我的鎗刀，
把惡魔們驅出，
大家同聲相應而起，
才有那馬日的義舉。

誰說我們是孤軍，
我們有無數後盾；

永遠被監禁的朋友們呵，
這時候才是新世界誕生！

——1929，5，12。

古閣之前

大地屏息於黃昏之中，
暮霧裏藏着過去的殘夢；
西方還留下桃色的日影，
在輕微的輕微的下沉。

噤，湘水成了乾涸的河床，
噤，蒼古的麓山默默對望，
我立在淒涼的古閣之前，
長沙城街上現隱約的燈光。

來自何方的古調鏗鏗遼亮，
我的心有如在沉寂的深山，
肅靜的並沒有些什麼回響，
這古閣噤，變成了我的聖堂。

夜 影 之 下

西方 已沒了 紅的霞彩
幽靜的古院 敲響 銅鐘
橙黃的月影 掛在 太空
我 徘徊於 夜影之陰

沉死的暮色 萬籟低鳴
輕風吹動 森黑的一樹影
像梟鳥 恬然 飛過林間
流水 嗚咽的 訴着悽愴

我 踏着夜影 仰望
沉默太空 訴我無言的苦衷
我的心 沉澱於煩惱之幽谷
悲哀 隨着我的心波起伏

逝去了 我所眷戀的女人
消滅了 月下琵琶的聲音
春花 朵朵 已經是枯死

嗚 我在 青色的燄裏 追尋

我愛 愛聽 琵琶的聲音
復活了 我死去的 青春
嗚 玉人 帶去了我影心
如今 如今 聽不到琴音

這 森嚴 黑暗的黃昏
我 在夜影之下 獨行
歡樂 希望 和我的光明
葬在 香爐的 白烟之中

——1929年3月8

送選甲行

我在江畔送你遠行，
你是快要別去的行人，
朋友，緊緊的握住我們的手，
從此，你隨着江波奔流不停！

我幽囚在這座寂寞的荒城，
惡的病魔總是和我相親，
朋友，你快離了這裏，
這裏沒有什麼快樂的追尋！

怎麼突然是一片焦土？
我耳邊的哭聲，悲哀，淒楚，
朋友，我忽然睡在荒墳之中，
喲，昨夜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呵，已逃到我空寂的心宮，
我驚駭握住我麻木的神經，
朋友，我癡癡的昏迷未醒，
你忽然輕輕敲動我底房門。

我狂喊，狂喊了幾聲，
好像烈火在我胸中飛迸，
朋友，我病了這般的很，
你啣，向我辭別竟長行。

你是一個長途飄泊的人，
你別你的姊弟和霜鬢的母親，
朋友，你遠走，決地的遠走，
不願和我同在這座荒城相守。

你是一個身體健壯的人，
你的髮還是這般的青青，
朋友，這時應當及時努力，
莫丟棄了，你這可貴的青春。

哦，大好的河山將要斷送，
我們的祖國是這樣的沉淪，
朋友，我們也是中國人，
難道坐視不救自己的生命！

去吧，正是這個時辰，
去吧，已敲動了血鐘，
朋友，我們學個豪傑捨身，
捨身救人才是千古神聖！

去吧，此地沒有可眷戀的女人，
去吧，此地沒有那芳烈的酒醇，
朋友，我送你，送你到汪濱，
你去，你去拯救地獄底的蒼生。

我羸弱的身軀扶病在身，
終日裏病榻上祇有呻吟，
朋友，還是迅速的別去，
我呵，我是一個殘廢的人！

大好的河山已變成廢墟，
在黑暗裏不見光明的白晝
朋友，還是迅速的別去，
不可，不可儘管在這兒勾留！

你雖是離我使我精神興奮，
你的創造是你未來的榮幸，
朋友，別去吧，他日再會，
覺得我心上得了無限安慰。

手軟無力去摘紅的鮮花，
輕輕的佩在你湖色的衣上，
朋友，別去吧，無需留戀，
只要，只要我們永遠勿相忘！

我扶病送行到江邊，
你毋須惆悵，留連，
朋友，努力你的前途，
也勝於在這兒長相廝守！

這座死寂沙漠般的荒城，
你不可在這兒永遠留停，
朋友，努力你的前途，
他年有暇再回到你舊土！

我在江畔送你遠行，
你是快要別去的行人，
朋友，緊緊的握住我們的手，
從此，你隨着江波奔流不停！

——1929，1，3。

朦朧微雨中

這兒是敗葉，是殘英，
沒有燦爛的花如錦。
這兒是沉寂，是幽陰，
沒有閃耀着的光明，
看啊！像這樣的一座荒城！

你莫問黑暗之途何時踏盡，
你莫問和暖陽春何時到臨，
行啊，且行！
微雨朦朧，細訴離情，
最難忘你這初次的飄零。

世事不過一瞬，
人生好似浮萍，
故里風光衰落，
用不着你關心，
行啊，且行！
你帶些種子栽培你的舊土，

看嚟，舊土滿佈着落寂的荒林！

——1929，1，31。

魁

——紀念中山先生忌辰

太陽已是沉沒於遙遠的荒海，
灰黑的暮雲隱住蒼古的樓臺，
殘光屏息地睡在黃昏之中，
當晚有彗明星向西方長殞！

魔鬼呼喊在半空之中，
悲哀舞蹈愁怨的心胸，
沈重的露珠一滴，一滴，
滴黑了我們光亮的明燈。

無需在淡青燄裏追尋，
無需憂慮目前黑夜幽陰，
等到夜盡鷄喔喔的長啼，
朝陽一定在東方破曉。

起來呵，久在夢裏的睡蓮，
再沒有輕烟罩着你們安眠，

陽光絲絲的浸在塘中，
輕輕拂掃你淡淡的煩惱。

雖是太陽西沉星已長殞，
牠的餘光倘晃的在顫動，
我長踞在園林之幽陰，
祝福聖者與世長存……

——1929，3，9。

歌 哀

——哀濟南死者

說是中華的生命之花已開？
說是中華的靈魂已經歸來？

喲，腥紅的血花染遍濟南，
殘酷的敵仇在寶座上獠笑。

屠刀上一滴一滴烈士的血，
沉死森暗的中華已經復活！

先烈隨着日月光明以飛揚，
喲，未死的精神永不泯滅！

——1929，2，5；於長沙。

灰色的悲哀

我不忍着那桃色的衣裳，
激起我胸中無窮限的創傷
我不吸飲那甜蜜的醇酒，
好像一杯苦汁澆上了心腸，
 喲，過去的歡樂，
如白雲輕烟之消散！

我怕聽月明夜裏的琵琶，
淒楚聲音使我潛潛淚下；
我不願聽那悠揚的輕歌，
動人之曲入我空寂的心窩，
 喲，灰色的悲哀，
為何在我心上徘徊？

隔 河

我走上隔河的道旁，
祇有寥落幾座村莊；
悽涼，無語——
微風吹過了一陣荷香。

我走上隔河的道旁，
激起我心潮的急浪，
我想，想到——
這兒曾住過我的姑娘。

我不想她，我不想她，
想她是我自己的罪過！
她有甜蜜的溫柔，
她有臉兒極像蘋果。

可是果兒被人摘去，
綠色青春再不留住，
嗚，剩下的

這樣的一株枯樹！

可咒咀荷塘的芳香，
灰色的隔河的道上；
嗚，可愛的
已經逝去的曙光！

——1929，9，5。

在故鄉的時節。

爲隣女而歌

我飲了淡淡的咖啡，
已有幾分的醉意；
我走進寥寂的村莊，
走到從前的舊處。

這兒是漆黑的大門，
這兒是朱紅的屋柱；
朱紅已經剝落，
像枯死的幾株枯樹。

想我舊時的故居，
想我故居的隣女，
隣女不復相見，
伊現不知在何處？

我十分傷感，
舊夢已是重溫；
嗚，記起——

記起六年前的殘冬！

那時園裏開了梅花，
花呵，這般燦爛如錦；
她說：「我愛花，
好像愛我自己的生命！」

踏雪冒寒的走過，
手裏捧着兩隻梅花，
我疑是天上的神女，
今朝竟降臨了我家？

我愛她無言的沉默，
我愛她這樣的溫存，
我愛她輕淺的微笑，
我愛她朱紅的嘴唇。

咒咀呵那高高的白牆，
珍貴呵那日落的時候，
她奏着悠揚的琴聲，

祇有我在隔牆偷聽。

我在外面東西飄流，
三年前呵我離了這裏；
在外面飽嘗了風霜，
可是總不能忘記你！

如今呵再回到故鄉？
風物依然和從前一樣，
隣女，已失掉了蹤影，
黃昏中，已失掉琴的音浪。

據說她已嫁了富商，
富商有極多的錢糧，
富商有華麗的衣服，
可買歡她父母心腸！

從此呵，她離了她的家，
黑暗中再尋不到一片朝霞，
梅花呵！年年開，年年落，

我的青春也隨此殞沒。

我的青春也隨此殞沒，

青春，永遠再不會復活！

我永遠為隣女而歌！

永遠為隣女而歌！

——1929，11，21。

在瀏陽。

致 謝

友人，謝這給我的菊花，
我把牠插在淡綠的瓶裏；
菊花十分芳香，
使我滿心歡喜！

友人，謝你給我的菊花，
使我憂慮而長喟的歎息；
時候已經深秋，
霜風吹得很急。

友人，謝你給我的菊花，
復活了已死去了的舊夢，
舊夢已是重溫，
生命綠葉飄盡！

——1929，11，25。



一個漁夫的故事

——敘事詩——

這村裏住了一個漁夫，
他還沒有多大的年紀；
每日裏伏在海邊網漁，
上身披着破爛的衣服，
他每天如常的過活——
並不覺得呵，什麼辛苦

他的家有兩間破爛的屋，
屋前種了幾株白楊樹；
他家還有八十歲的母親，
年紀很老待人十分和平，
她每日傍晚總是倚在門口，
等候黃昏裏歸來的漁人。

太陽沉下了寥遠的西山，
他收了漁網走進了村莊，
到街上把魚換做白米，

他母親總是非常歡喜，

「兒呵，辛苦了！歇歇吧！」

「娘呀！我今天又網了一隻大魚」。

二。

清早的時候他走到海邊，

波濤呵如狂獅般的怒吼；

忽然看見一個美麗少女，

坐在海邊的石上看日出，

他奇怪，喲，這美麗的女郎！

爲何獨自坐在這個海邊上，

豈不怕浪花打濕了你的綉鞋？

豈不怕海風吹壞了你的體恙？

他忙忙的走近她的身邊，

喲，這樣極美麗的天仙；

實在他心裏愛慕着她呵，

愛慕着：這般，這般的很

他跪在她的裙下訴說衷情，
她臉上露出微笑並不答應；
忽然吹過了一綫狂風，
他睡在海邊被風驚醒！

他告訴他的同伴，說：
「海邊有個美麗的女郎。」
「不是的吧？莫是你眼花，
那是海邊朝日的霞影。」
他心裏時時掛念着她，
同伴的話他一點不信。

有一次是日落的黃昏，
他又看見從前那個美人，
他跪向前去緊握着她的衣裳
他把他心事，又重訴了一遍
女郎只是微笑，並不作聲，
向他略略點頭，表示承認。

醒來呵，又是一場夢，

他告訴他的同伴，說：
又看見從前那個美人，
「不是的吧？莫是你眼花，
那是桃林飄下的落英！」
他戀着她，什麼話全然不信。

三·

第二天的早晨，
他母親敲他的房門，
「起床呵，時候已不早了，
兒呀！你爲何還不起身？
你不看太陽射進了紗窗，
你不聽東方已有了鷄鳴？」
房中一聲不響——
他並不作聲，並不答應。

她用力推開他的房門，
他睡在床上合了雙瞳；
鼻息已停住了呼吸，
全身已是僵冷如冰，

他母親號啕的痛哭：

「你爲何丟棄了白髮老母？

兒呵，你爲何無病而終？」

哭呀，哭得這般的傷心！

許多人議論紛紛——

有說女郎就是海神化身。

有說他是爲着相思而死。

有說他是遇了邪傷了身。

有說女郎不是真正的人。

有說他死後一定和女郎結婚。

許多人議論紛紛！

——1929，12，22。

最後的一滴

(上)

微風細雨迷住了寂城，
冷的北風吹得極緊；
瓶裏的梅花已變成枯黃，
完了，完了，斷送這枝生命！

銀盤裏紅燭擎着高燒，
影光晃恍着正在動搖；
溶溶的燭輕輕的墜落，
完了，完了，光輝已經息沒！

生命波流如燭之墜淚，
把青春時代奄息——
已經流到了最後之一滴，
我爲我的生命長歎息！

(下)

我怕看女人綠色的衣裳，

我怕聽女人對琴的獨唱，
因為我的心頭已有創傷；
記得是在我兒時的故鄉，
鄰家住了一個小小姑娘；
那時我們常常玩在一起，
她隔我家祇有一重白壁；
後來我自飄泊離了家鄉，
總不會呵一旦把她忘記！

三年後再到兒時的故鄉，
故鄉可仍然和先前一樣；
可是隣女生得這般端莊，
有一次她坐在我的身旁，
我腦中幻想她是我妻房，
我輕輕的訴說愛慕衷情，
便勇猛的求她和我結婚，
她說「我已經許配了商人，
因我的父母愛他有金銀！」

有次是陰風慘淡的黃昏：

她走來向着我含淚辭行，
她說我們分手莫再留戀，
她明天就要和商人結婚；
她說她的心永遠屬於我，
她父母只能嫁了她的身，
她說我不應當這樣潦倒，
希望我三鵬飛萬里前程！

如今呵我流浪寥遠之方，
嗚，我故鄉的隣家的女郎！
實在有些辜負你的厚望；
不願告訴你關我的消息，
使我繫念我你多麼傷心！
因此恐拆散你夫婦愛情，
那我更是罪大惡極的人！
生命波流已到最後一滴，
我爲我的生命長聲歎息！

輕 夢

也是流浪異鄉的哀觸，
也是逢着葉落的深秋，
啊，我不安的心頭！

聽從微風裏吹來的樂音，
激動我追憶多感的絃心，
啊，這焦燥的我心！

這兒沒有我親愛的情人，
這兒沒有我同懷的弟兄，
啊，這哀恨的我心！

嗚嗚，我這愁怨的心胸，
心胸，繚繞着輕盈之夢——

空 瓶

寂寞的庭院無人，
落紅的餘香繚繞着黃昏；
哦，我的女人！
 春已盡，
我欲贈以花枝，
花又凋零。

秋夜的月色如銀，
玲瓏的高懸在午夜之心；
哦，我的女人！
 秋風緊，
我又何以贈你，
金色空瓶。

有一座坟墓

有一座坟墓，
墓裏藏埋着白骨，
這一座坟墓，
墓裏發現團團怪火。

有一隻大鳥，
忽然吐出了怪聲；
這一隻大鳥，
立於陰靈藤蘿之中。

有一對蜜蜂，
輕輕的落在花心；
這一對蜜蜂，
嚶嚶的飛過了花叢。

有一灣黃月，
照着深夜的牆陰；
這一灣黃月，
斜掛着黝黑的太空。

殘 骸

上

葉已落盡只剩了枯枝，
花已零落只剩了殘骸，
染上了黯淡的悲哀。

染上了黯淡的悲哀，
隨着時光同化塵埃，
時光已去了呀，不再！

時光已去了呀，不再，
花已凋殘呀，不開，
喲，祇留下了殘骸！

中

若是新開的花朵，
嬌嫩輝煌，
定有美麗的女郎欣賞。

定有美麗的女郎欣賞，
任情的瞧着這般嬌嫩，
輕輕的插在青絲上。

輕輕的插在青絲上，
幽香襲入她的心胸，
啊，幸福的青春！

下

嬌花失去了芳容，
深深的刻下凋殘痕印，
奄奄的消沉於歲月之中。

奄奄的消沉於歲月之中，
芳容已是無影無蹤，
牠的悲哀隨着風兒顫動，

牠的悲哀隨着風兒顫動，
棄置在轉角森黑的牆陰，

啊，殘骸竟如此般長殞！

——1928·12·16·

賦 致

——六月，麗子夫人病，作此寄之。

晚風陣陣輕吹，
殘陽落下山隈，
炊烟在空際飛騰，
垂絲輕輕的微顫，
小庭空，
深院無人，
落花吹滿了碧陰；
擎起桃色的箋兒，
一字一血，儻鋼鋒
割我已破碎了的心靈
縹緲的淚影，灑遍了
這靜寂淒澀的黃昏。

別來逾半載，
別後離愁紛莫解！
隔膜了千重萬重山，
隔不斷相思的情懷；

啾啾！親愛的麗子，
你爲何一旦給東風吹病了。

記否？七月之晨，
我倆漫步着江濱：
沙鷗拍着翅膀作響，
白雲也飛過了天心；
悄悄的大地沉默無語，
洪濤唱着頌美的歌聲！
麗子啾，親愛的麗子，
對這個幽靜美麗的清晨，
我倆的心相互着如此深深！

記否？三五之夜，
我倆坐在樓旁；
清水洗過的天，
是這般澄清明朗，
天上的雙星閃耀着光輝，
牛郎和天孫遙遙的相望！
麗子啾，親愛的麗子，

你看月兒做我倆愛的園光。

可咒咀的別離的一幕呵！
閃閃欲滅如豆般的燈光，
照着我悽慘寸斷的心腸；
 恨鐘聲走得多快，
 溶溶的月色移上了窗台；
麗子喲，親愛的麗子，
 我倆從此要分手了！
你在何方？你在何方？
 異鄉流浪的孤鴈，
祇剩着寂寞與悽愴！

往事如流水一般的過去喲：
今日裏祇有悲哀，只有荒涼，
麗子喲，親愛的麗子，
你病了？你果病了？
 我祇好臨風灑淚，
 我祇好對月悽愴，
恨我不能生翅膀一雙，

竟飛到你的身旁；
握你素白的手，
吻你微頰的唇；
慰問你的病況，
敘別後的離情，
但是呵！親愛的麗子，
這超遠的路，高高的山，
做我倆的阻障！
恨哪！恨哪！
我祇有悲傷，
我祇有悲傷！

亭邊的柳絲悠長，
亭前的蟲聲悲唱；
麗子啾，親愛的麗子，
你病了？你果病了？
我在月明的深夜裏，作
虔誠的祈禱萬能的上帝，
願你謝絕病魔的煩惱！
珍重吧，親愛的麗子，

他日重逢時，
祝爾你依舊般的健壯；
園裏有花香，
園裏有月光，
我倆同去欣賞，
和舊時的情景一樣！

——1928.6.5·長沙。

夜 歌

遠山已被黑暗埋隱，

四處停了蛙的歌聲；

近處

閃耀的螢火，

遠處

燦爛的星羣；

窗前

池畔

都鋪滿了月明。

靜——靜，

沉——沉！

喲！這幽美的夜深。

——1928，7，23。

舊 夢

陣陣的，陣陣的秋風吹送，
吹送美麗的，美麗的姑娘，
姑娘呵，你悄悄走上你的歸路，
歸路呵，這樣的，這樣的悠長；

歸路呵，這樣的，這樣的悠長，
悲哀，悲哀飄進我的心房，
姑娘呵，我願你永遠平安，
平安呵，平安返你溫柔的故鄉！

平安呵，平安返你溫柔的故鄉，
只剩我，只剩我在灰色裏彷徨；
姑娘呵，我追尋，追尋着舊夢，
舊夢呵，舊夢已不知逃去何方？

舊夢呵，舊夢已不知逃去何方？
如今，如今我深深的深深的悲傷；
姑娘呵，我看了目前繁華的城市，

城市呵，城市有如沙漠般的窮荒。

城市呵，城市有如沙漠般的窮荒，
不見了，不見了我親愛的姑娘；
姑娘呵，趁着，趁着秋風吹送，
吹送，吹送到你溫柔的故鄉！

——1928，11，3。

曙

——爲紀念中山先生誕辰

黑紗遮沒了漠漠的太空，
太空渺荒的，祇有朦朧，
朦朧的，尋不到一粒星火——
四圍，四圍舖滿黑暗與陰沉。

四圍，四圍舖滿黑暗與陰沉，
陰沉的，靜寂，靜寂的無聲，
無聲啊，悄悄的，悄悄的在走——
渴望，渴望東方的，東方的鷄鳴。

渴望，渴望東方的，東方的鷄鳴，
鷄鳴的時候，已經敲盡了殘更；
殘更，一聲，一聲聲的敲送——
敲盡了，黑夜的，黑夜的時分！

敲盡了，黑夜的，黑夜的時分，
我在，我在黑夜裏探討，追尋；

追尋，追尋着我所祈禱的光明——
光明呵，你埋藏在遠處的深深！

我不願，我不願在灰色裏彷徨，
彷徨的，我，我在悲傷，悲傷，
啊，東方，美麗的東方——
發現了，發現了一綫陽光。

——1928，11，12。

在酒樓上

不知是月明還是陰沉，
不知是初更還是夜深，
一杯，一杯，一杯的傾送——
姑娘呵，飲着吧，莫等
莫等過了，莫等過了青春，且
飲着，飲着這芳香的酒醇。

不問是下雨或是飄風，
不問是炎夏或是初冬，
一杯，一杯，一杯的傾送——
姑娘呵，飲着吧，莫等
莫等過了，這歡樂的一剎，且
留戀，留戀着鬢畔的朝霞。

趁着歡樂忘記了凄其，
趁着甜蜜忘記了苦辛，
一杯，一杯，一杯的傾送——
姑娘呵，飲着吧，莫等

莫等過了，這應珍貴的時光，且
沉醉，沉醉於生命的靈漿。

——1928，11，18。

我從峯上歸來

我從峯上歸來。

夜深，

無月；

獨自悄悄走上

陰霾的小道，

滿目的

淒清，

喲，這淒清的道上。

祇有我踽踽獨行。

我從峯上歸來，

更闌，

人靜；

獨自悄悄走上

轉角的牆陰，

滿目的

荒涼，

喲，這荒涼的道上；

祇有我孑然一身，

——1928，11，28。

末 運

桐葉落下時飄動了霜風，
慘淡的浮雲佈滿了太空；
 啊，悲寂的陰沉——
嚴冬已屆呵是年終的末運。

追尋，追尋霜鬢的髮青，
不見，不見過去的歡情；
 啊，失去的青春——
年老的人歎息年華的末運。

逝去了美人的巧笑，
逝去了芳香的醇漿；
 啊，曉夢的朦朧——
微微敲響這生命的葬鐘。

沉 默

我坐在 坐在 江之濱
悄悄 悄悄的 不見一人
黯淡的 太空 沒有霞影
天寒 日暮 風吹 淒冷

黑紗 遮沒 遮沒了太空
不見 一灣月 一粒星
寂沉 寂沉 萬物俱死
輾轉 這 微動的波紋

紅葉 積滿了 空寂的心
淒風 吹動 秋江的陰影
我 沉默 沉默無語
惟有 江波 江波在鳴

醉 裏

她 耽溺地 啜飲 甜蜜的酒漿
微風 淅淅的 飄進她的霓裳

沒有 燥雜的音波 在 這寥寂的房間
紅的落葉 輕輕的 落在 塵寰
酒杯 酒瓶 棄置於 狼藉的桌上
從窗外 射來的 一線微微的白光

從窗外 射來的 一線微微的白光
悲哀 飄進了 這憂寂 憂寂的心房
她 飲完了 飲完了 青春的美酒
眼池 溢滿熱淚 潤濕了 袖衫

眼池 溢滿熱淚 潤濕了 袖衫
春花的影 消滅在 幽冥的夜間
沉沉的 飲醉 暈迷 伏在桌上
沒有 燥雜的音波 在 這寥寂的房間

她 耽溺地 鑿飲 甜蜜的酒漿
微風 浙浙的 飄進她的霓裳

——1928.12.7

玫瑰色的歸程

月在隱 星在沉 夜已深深
四圍 空寂的 空寂的無人
朦朧 玫瑰色的 一綫軟影
照不到 四隅 四隅的幽陰

這般 寥寂 落葉在飄零
輕輕的 落在 湖水的夜心
我 悄悄的 悄悄的在走
悽涼的 黑影 隨着的脚跟

天上 點點 星星 已不見
淡黃的月痕 逃到了 夢中
啊啊 這 玫瑰色的歸程
我 仰望 無限的 失望的蒼穹

別 歌

別離了這般寥寂的長沙，
永恆的決地飄泊在天涯；
我不沉澱這座沙漠般的荒城，
荒城呵，不是我永久的棲家！

這兒祇剩悲慘，只剩淒涼，
我不願在淒涼的地域彷徨，
這兒淅淅的風吹了落葉，
片片飄上我破碎的心腸。

愛晚亭畔落了血紅的丹楓，
雲麓宮裏敲動悠揚的晚鐘，
烏鴉哀鳴太空迷瀰着暮霧，
趁着這黃昏時刻黃月滢麗。

去吧，此地沒有我親愛的友朋，
去吧，此地沒有我同懷的弟兄，
我看了目前悲真的感觸，

喝未完的醇酒棄置牆陰。

去吧，我決地的離開了故鄉，
況故鄉是這般的死寂與窮荒，
我不留戀這故地的烟花，
我願永遠流浪寥遠的地方！

別了，永遠別了聊寂的長沙，
別了，永遠別了荒涼的故家；
此地，此地不可悠久勾留，
決地，決地離開這兒的塵土！

——1928，12，18。

葬 鐘

——在凄風苦雨的除夕

是陣陣朔風在狂吼，
是枯葉飄落於牆陰；
一更，一更，這午夜的凄聲，
像敲着殘年生命的葬鐘！

像敲着殘年生命的葬鐘，
這黑夜裏祇有凄楚，滾騰，
一聲，一聲，葬鐘不住的響，
是空？是夢？聲聲的敲個不停！

是空是夢聲聲的敲個不停，
燭淚溶溶的落盡了夜心，
殘光，殘光，已絕滅了光輝，
除夕呵，在鐘聲裏滅毀……

——1928年，除夕。

晚風前

晚風前，
蒼蒼的暮色裏，
葉兒落上我的衣襟；
聽何處奏的音樂——
是鳴蟲悲秋？
是流泉咽泣？

朋友們！
莫高唱韓國之歌，
悲哀侵占我的心懷。
起呵！起呵！
救沉淪的祖國，
歌頌美麗的將來，
對那深澗的明月！

葡 萄 酒

葡萄酒微醉我的心，
杯中盛着香的芳醇；
我一切都忘記了——
沉沉的帶着酒意！

葡萄酒呵，我生命的靈漿，
你潤我憂鬱而悵惘的肝腸
微風吹動悠揚的輕歌，
在我的耳中拂過！
姑娘呀，我不能自己，
我喝着，好容易吻着你的唇兒，你！

花 影

一陣陣的狂風，
把落葉兒吹盡；
樹上的梅花，開了，
地下印着珊瑚的情影！

記否？我的戀人，
把芳箋描寫你的心：
我對着淒澀說黃昏，
我拾幾只花片，
寄給你呀，表示我對你的衷情，
祝我倆的愛與世同存！

——1927，12，28。

迎 春

聽喲，微微的敲響生命的洪鐘，
看喲，緋紅的花朵點綴了芳春，
自種下快樂的種子才有春神，
春神喲，你來得是這般匆匆！

幻夢的影子已不在人間，
人間祇有歡欣與微笑，
朋友，且珍重你的現在，
可貴的春光去喲不再來！

喲，迎春，春喲！何處追尋？
她端坐在我們喜悅的心宮，
你，你苟若要和春神長在，
你必需留住你潔白的童心！

婚 歌

人已散盡，月兒上了柳梢，
夜深了，四野是這般寂寥；
在這華圓錦簇的洞房之內——
盞裏高擎着紅燭正在燃燒！

愛神賜我以幸福的花枝，
美麗的女神灌溉以愛漿；
看那粉蝶翩翩花叢飛過——
荷塘之下睡了交頸的鴛鴦。

燭光是這樣燦爛，輝煌，
歡欣和喜悅充滿我心房；
愛人呀，兩載相思如今完結——
莫提起「長此爲念，永勿相忘」。

——1928，1，28；

於瀏陽舊寓。

珞 瓔 曲

月兒照着海玉迷茫，
洪濤正在聲嘶悲唱；
這靜悄悄的晚上——

海島上坐着一個莊麗的女神，
戴着燦爛明珠嵌成的金冠，
身披百合花片織就的衣裳；
胸前珞瓔輕微的閃動，
和如霜的月色相映。

她的手捧着玉瓶，
瓶中貯滿聖潔的甘露，
她將甘露灑在人間，
灑開一條光明的路。
啊啊！偉大的女神，
創造光明普照衆生。

月兒照着海上迷茫，

洪濤正在華斯悲唱

這靜悄悄的晚上——

——1928, 5, 27。

玉蘭花一朵

我在園裏徘徊，
羣花含笑的爭放；
我將粉蝶趕走——
摘美麗的玉蘭花一朵！

這嬌嫩的玉蘭，
向他熱烈的狂吻！
把他拋在河中——
隨着波瀾向遠方流去！

我最親愛的啊，
你別無端入夢；
載滿愛和相思——
祇能懸在你懷中留住！

——1928，4.27

薄暮的哀歌

——呈獻亡父靈前

叢林裏歸鳥啾啾的呼應，
一抹霞彩像血般的殷紅；
在迷惘之途上踽踽的我，
歎息流淚對淒澀的黃昏。

啊，記起死去四年的父親，
過去景影成天邊的幻雲，
不見了慈祥和靄的面龐，
更何處叫兒膝下承歡情！

啊，已死去四年了的父親，
知否你孤兒飄零的苦辛？
父親！你真忍心拋棄了我，
斑斕的血淚洒遍了衣襟！

孤獨的羔羊在歧路徬徨，
年年仍在異鄉飄泊流浪！

不能跪在靈前奠酒三杯，
向千里外荒野流淚相向！

呵呵，在這個薄暮的時分，
虔誠的長跽幽靜的湖濱；
波濤和我的心聲齊奏着，
奏那沉痛的祈禱的歌音！

華年易過趁着頭髮青青，
我依然飄泊在這座荒城；
父親，恕我沒有躬親祭掃，
野的蓬蒿想已遮覆墓門。

——1928，4，11。

晚 步

月兒照了江上，
夜神拖着玄色的長鋸；
大地正安息着——
祇有江波正低聲嘶吟！

江畔葉落繽紛，
我在樹下微行；
不料在這沉寂的夜裏，
竟有如此幽靜的湖濱！

我向遠方遙望——
遠方祇有烟霧迷茫；
啊，我的故鄉，
又被青山隔障！

我無聲的靜默着，
一切都溶化在自然裏；
我微小的心靈，

和江波起了共鳴！

我願葬在江心，
江水是這般清澄；
月兒穿着縞白的衣裳，
在波中浮動！

四面圍着蒼鬱的叢林，
林中吐出清脆的鳥鳴；
人間，我咒咀人間——
不願再暈迷虛幻的夢境！

月兒照了江上，
夜神拖着玄色的長裙；
大地正安息着——
祇有江波正低聲嘶吟！

飄泊者的歌

睡魔披着霓裳飛去，
不許我在夢鄉留住；
我悄悄的走出了門，
在月下徘徊，躊躇！

梧桐微動飄過一陣風，
繁星點點，月色如銀；
靜寂着祇有葉兒作響，
荒草迷離，流螢浮動！

瘦長的影子在月下徬徨，
淒涼的夜裏祇有行人惆悵；
嗚嗚！你怎地離了父母之邦，
年年飄泊，在異鄉流浪！

白髮的老母正倚閭憑望，
和樂的姊弟望穿了秋波；
飄泊者呵歸去吧——

異鄉啊，祇有淒楚與悲傷！

這時候還有姐妹來慰問，
還有老母替你拂身上的征塵；
飄泊者呵，歸去吧——
莫錯過了珍重寶貴的時光！

睡魔披着霓裳飛去，
不許我在夢鄉留住；
我悄悄的走出了門，
在月下徘徊，躑躅！

清晨的江上

一個清晨，
我悄悄的走到江濱；
薄霧朦朧
沙灘上嵌着許多脚印！

起來呀，我的朋友！
莫沉醉於夢鄉，
錯過了可貴的辰光，
這裏有從來未聽過的濤聲，
這裏有從來未看過的美景！

白鷗在江上徘徊，
浪花在江心飛濺，
朝陽在江頭浴，
澎湃的波中湧出霞移的光芒；
嗚喇！這燦爛的東方，
是我的父母之邦！

寫在後面

羅格非

在湖南流浪了六個年頭，因為迫於自己的生活不能解決，祇得這樣無意識的終年奔走。縱或有提筆的時候，也不過寫些無聊的公文電稿，和騙人的宣言講演詞這一類的東西，而把自己最愛好的文學，一天天的丟掉了。生活是這般枯燥，悽涼，自己的生命，也就墜落到深淵而不可救拔！

大概是民國十八年的冬天吧？我從萬馬奔騰血花飛迸的戰線上來到長沙，脫下了一身污穢的灰布軍衣，在湖南中山日報擔任了一個副刊編輯，藉着這個機會，於是認識了長沙的許多新舊作家，經謨同志，正是那時候作家之一；我看了他的作品，有許多獲我內心的共鳴，所以發表他的也比較別人的多，我們因此便結識了。

事隔三年，因為各人要謀各人的衣食，見面的日子很少。一月以前，經謨兄來訪，並以行將付刊之百葉詩集稿見示，他說：「這裏面大部份是含有革命性的，也就是我近年來心血的結晶，我不能把牠埋沒了。」我聽了「革命」二字，便引起一種無窮之感！我不明白怎樣叫革命的文學？魯迅說：「革命的人寫出東西來，才是革命的文學」。這話是不錯的。百葉集是否革命的文學，我却不敢亂講，但以「人」而

，紹謨決不是一個自甘墮落的青年，所以寫出東西來也就論比較血性而且忠實，這是可以相信的。

百葉集出版了！我們期待着愛好文學的朋友們的教訓，同時，希望紹謨繼續再有驚人的創作出來。

二月二十日，于長沙。

刊 誤

校對是易事，校對要完全不錯是難事，本書
前後校閱兩次，仍然免不了錯誤；翻版既不可能，
祇得列表更正如下，敬希讀者原諒是幸。

——麗子。

頁 數	行 數	正	誤
6	10	森 林	生 靈
18	14	嚴	麗
63	7	經	輕
72	11	繞	僥
80	1	圓	園
89	1	麼	應
107	3	粉	紛
108	12	襟	檻
111	4	兒	兄

版權所有

付排：1932·1

出版：1932·2

册數：1—1500

經售處

南陽街：關明書店
 府正街：民智書局
 南正街：新時代書局
 府正街：新智識書局
 長春街：世界儀器館
 三公祠：陶冶書店
 湘春路：湘芬書局
 武昌——武漢大學合作社



印刷者 長沙同益印刷公司
 著者 宋 紹 謨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每册實價二角五分

